



李 英 儒

燕赵群英雄

解放军出版社

燕 赵 群 雄

李 英 儒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燕 赵 群 雄

李英儒 著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334千字

1986年2月第一版，1986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0

书号：10185·112 定价：2.7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老作家李英儒继《野火春风斗古城》、《女游击队长》等五部长篇小说之后，又推出的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力作。

古往今来，在燕赵这块土地上，哺育出万万千千的民族精英和优秀儿女。作者围绕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建设的历史事件，以冀中平原为背景，详细描写了一批青年男女学生投笔从戎的斗争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冀中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心和火热的生活；再现了在这场伟大斗争中贺龙领导的八路军和当地军民团结战斗的英雄气概和动人场景。同时，成功地刻划了敌伪司令、汉奸走狗、市侩恶霸以及女地下工作者等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全书内容丰富，场面壮阔，情节曲折生动，文字优美流畅，生活气息也很浓郁，颇值得一读。



作者近照

张英杰 摄

60138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3)
1	(3)
2	(6)
3	(11)
4	(17)
第二章.....	(26)
1	(26)
2	(38)
第三章.....	(46)
1	(46)
2	(52)
3	(58)
第四章.....	(64)
1	(64)
2	(70)
3	(74)
4	(78)
5	(84)
第五章.....	(96)
1	(96)
2	(100)

3	(106)
4	(115)
5	(123)
第六章	(128)
1	(128)
2	(134)
3	(136)
4	(148)
第七章	(152)
1	(152)
2	(154)
第八章	(171)
1	(171)
2	(176)
3	(196)
第九章	(203)
1	(203)
2	(214)
3	(225)
第十章	(238)
1	(238)
2	(259)
第十一章	(266)
1	(266)
2	(274)
3	(284)
第十二章	(294)

1	(294)
2	(303)
第十三章	(317)
1	(317)
2	(320)
3	(323)
4	(330)
第十四章	(338)
1	(338)
2	(340)
第十五章	(346)
1	(346)
2	(350)
3	(353)
4	(358)
第十六章	(363)
1	(363)
2	(365)
3	(368)
4	(369)
5	(371)
6	(375)
第十七章	(379)
1	(379)
2	(381)
3	(383)
4	(388)

第十八章	(393)
1	(393)
2	(394)
3	(397)
4	(402)
第十九章	(409)
1	(409)
2	(412)
3	(416)
第二十章	(419)
1	(419)
2	(421)
3	(424)
4	(425)
第二十一章	(435)
1	(435)
2	(435)
3	(439)
4	(441)
5	(443)
第二十二章	(450)
1	(450)
2	(456)
3	(459)
4	(465)
5	(469)
第二十三章	(472)

1	(472)
2	(475)
第二十四章	(478)
1	(478)
2	(480)
3	(484)

引 子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军队，抱着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北京西南郊二十余里的著名风景胜地芦沟桥一带，向中国驻守该地的第二十九军，发动了野蛮的进攻。他们无耻吹嘘，不消三个月，便能够占领并灭亡全中国。当时一些帝国主义者，不但坐山观虎斗，还把大量的钢铁汽油以至飞机等重要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卖给日本，纵容侵略者。中国执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日寇进攻面前，迟迟不敢表态，整整沉默了十天，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潮和抗日舆论的压力下，才于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发表了对日作战的谈话。这个谈话，胆气不壮、态度不坚、吞吞吐吐，说什么“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六年前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这不是“最后关头”；现在占领了中国的古都北京，仍不到“最后关头”。他在庐山谈话的同时，私下里接受日寇代表的欺骗条件：把华北第一线的抗日部队，从北京、天津、芦沟桥、永定河一带向后撤退……

在国难临头大敌当前之日，态度毫不含糊的是中国共产党。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宣言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我们要求原冯玉祥所部的第二十九军，全部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

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主，立刻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肃清潜藏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在蒋介石七月十五日上述庐山谈话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又公布了国共合作的宣言，宣言郑重地向全国声明：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后来，蒋介石被迫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于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了。

日军在芦沟桥的炮声打响之后，七月的北平乱作一团。上层社会中的少数人，有的卖国投敌当了汉奸，有的携家带眷逃到千里之外；其余多数惶惶不安。有的希望这是一场误会，幻想通过谈判解决，或是低下头来甘当顺民，谁来了给谁拿粮出款。一般市民则爱国有心，抵抗无力。反应最强烈、最敏感、思想最动荡的是当时的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

我这本书是写河北省中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冀中根据地，及其根据地创建之初由于日本鬼子强烈高压、阴谋破坏、处境危急的时刻，贺龙将军奉党中央派遣，亲率劲旅前来支援，从而稳固并发展壮大这块新生的民主政权的斗争故事。要了解这段有关抗日战争早期的故事，还得从“七七事变”时，住在北平读书的一些青年学生讲起。

第一章

1

北京西城是著名的文化教育区，从西四牌楼、西单牌楼到宣武门、和平门一带，设有大批的公寓。很多公寓的常年住客是青年学生。从宛平城芦沟桥日本鬼子在那里向中国军队开枪打炮以后，北京城的学生们有的义愤填膺想请命杀敌；有的惊心动魄坐立不安。没有多久，中国守军退出了平津两大城市。这样一来使得日本鬼子更加猖狂了。他们为了炫耀武力，挖空心思安排了旨在威慑北京人民的强大入城式：架着机关枪的装甲汽车摆在前队，拖着大炮的汽车和坦克车排成第二队，挎着马刀的骑兵压住阵尾，身着黄呢军服的鬼子兵，腆着肚子，挺着胸脯子，凭倚在装甲车上。无论步兵或骑兵，一个个都是拧着眉瞪着眼，故意显示着一种狰狞的恶煞神气。

在汽车隆隆、马达嘟嘟、马蹄得儿得儿声中，这伙杀人恶魔从前门经西城北城到东城，穿过东西长安街，穿越王府井大街时，先有一名清道夫被轧伤，蓦地又从一家小吃店里窜出来一条狗，狗因受惊钻入坦克下，左躲右闪，终于在履带下血肉横飞。餐馆楼上坐着女老板，在狗儿惊慌窜出时，她探出脑袋“宰儿宰儿”地呼唤，正巧被临近的一名戴钢盔的鬼子小军官瞧见，军官朝着楼窗开了两枪，当场将她击毙。

日本兵进城后，北平市的人们惶恐不安，工厂停工，学校

停课，大商店全部关门。穷苦人为了吃饭，只得每天出来干活，他们多在熟悉地方，搞点短途的小生意，摆菜摊、运粮运劈柴、卖浆送水，但每一听到这样那样的诈言，又赶快收摊罢业，奔回自己的小窝巢。

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消息灵通、条件优越，从慌乱开始便在生活上做了充足的准备。缸满囤流的京米，堆垛成山的面袋，挂满厨房的盐鱼腊肉，成十吨的炭煤大渣，足够吃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这些家庭深居简出，整天把外大门关得紧紧的，坐在家里偷偷向外打电话询问情况，或是靠听收音机了解国民党军队作战和退却的形势，或是一家男女围桌打牌消磨时光。偶尔听得街头有吆喝卖蔬菜卖肉食的声音，急忙派出男管家或女佣人，老鼠出洞般地从角门溜出来，抢购采买完毕，又闪电般地跑回去，叫开门又赶快把门儿紧紧关上。

活动频繁的也有一帮人，他们明里暗里与日寇的特务机关勾结，巧立这样那样的名目。这是一群汉奸。

最为激动和不安的是北平的知识界——主要是在京读书的青年学生。从日本兵入城后，他们有的投亲奔友，有的逃往乡下。

城区是学校和学生集中的地方，大批青年住到东单、西单、和平门、宣武门或前门附近的旅店或公寓里。一般是两人或单人一间，一间的面积大约十平方米，如果两人合住，中午晚上各一菜一汤，每月每人房饭加在一起，一般是十二块钱。

在和平门内刘氏公寓，住有这么两个学生：一个大学生名叫汪一鸣，他是冀中区清水县的富家子弟。先是单住一间，单人一个大床。后来他弄了一张小床，让一位穷学生名叫于木天的同学搬进来合住。于木天二十岁，比汪一鸣小四岁，矮他半脑袋，是个中等身材。他父母双亡，依靠外地的叔父，每月寄

五块钱供他读高中，他每月拿出四块钱吃饭，余一元钱作书籍纸张的零用费。靠给公寓打扫卫生和厨师一块住门洞，免去拿房钱。汪一鸣答应他不拿钱白住房，是为了使唤他。室内的清洁打扫被褥整理统归于木天经营，脏衣服归他洗，还拿小于当听差一样的使唤。要小于给斟茶递水买报买零食，捎带着给他送情书。

于木天因家贫，对富户又是大学生的汪一鸣有自卑感。自认为在各方面低人家一头，又有白住房的好处，不少时候一鸣剩下的面包油条和熏鱼头或是烧鸡爪子，都让自己吃。这又省下生活上的一点零用钱。当然小于在内心里也有这样的想法：你汪大块头又怎的？无非仰仗着你老子有钱。在功课上你是稀松二五眼。在未来的社会上，我于木天不会掉在你眼底下。

“跟我一起搬家，小于，咱今晚搬到东城去住！”汪一鸣这样下达着命令。汪是一个财大气粗，遇事好卖后悔又没主见的人，刚搬家两夜，又变了卦：

“小于，东城更不来劲儿，听说日本兵首先要到东城搜查哩！再说我的女朋友也不知道，咱们还是原封搬回去吧！”

刚搬回原地，恰逢密斯（注：密斯——英语，指小姐）柳来会汪一鸣。他便大喊大叫着说：“小于！你看我有先见之明不是？”

“这么兵荒马乱的，你把弦儿放低点。”小于待人和气，做事谨慎，常担心他这位莽张飞般的朋友捅漏子。

“怕什么？这刘氏公寓，除了老天爷，就属我厉害。外边？外边怎么的？”大汪雷声大雨点小，知道小于说外边是指的鬼子兵，他把声音降低了：“小于，你出去买包‘大婴孩’的纸烟。天气这么热，小铺有没有刨冰？给密斯柳买一碗来。”

小于懂得他的意思，自己悄悄退出来。

隔了两天，大汪收到一封电报，写着：父亲染病在床，见

报速归。

他看着电报，沉吟着对于木天说：“我们老爷子病了，我是得回去。看这样好不，你也无家可归，不如跟上我回俺冀中老家去。在我家吃穿不愁，几时交通方便了，替我来看看小柳，或者是把她接到乡间去！”

2

晚间，前门火车站灯光明亮，人声嘈杂。形形色色的旅客，从四面八方这里涌来。黄包车、三轮车响铃当捺喇叭，买小吃的、买水果的闹闹嚷嚷。表面看来，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在为生活忙碌奔波，北平也似乎平静无事，其实每个活动的成员，都在内心提高了警惕，随时都在准备着发生意想不到的灾害和不祥。

车站售票处更加乱腾，很多人由于日本鬼子进城，争购离开北京的火车票。

汪一鸣和于木天早已持票到手，他俩二鬼把门似地站在站口，东张西望，不放过任何的过往行人。没有多久，一辆人力车从不远处停住，一位穿着夏布旗袍长相富态的年轻小姐下得车来。听到汪一鸣的大嗓门喊叫，她提起精制的手提小皮包，碎步向汪一鸣跑来。于木天看到来人是柳轻摇小姐，走过来和她说了几句话，即行躲开，让柳轻摇和汪一鸣在别离之前说些贴己话。小柳话语不多，只担心大汪此遭回去会遗弃她。“你这人的心思，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是没把儿的流星。可不能骗我。”汪一鸣对天明心，起誓赌咒，说一定对她忠诚到底。又把于木天拉来作证，说时局稍一缓和，或是老人的病稍为见轻，他必然飞回北平。至少是派小于前来接她。柳轻摇信赖地

问：“小于！他的话可靠不？”小于只好保证地说：“放心！我替你监管着他。”柳轻摇眼含泪花：“小于，我信你的话，把他交给你了。”正说话间，一辆汽车开来也停在车站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年纪三十不出头，米黄脸、吊眼角、留大背头穿西服的人。汪一鸣赶上去口称表兄，热情握手，并分别给柳轻摇和于木天介绍，说此人是他的至亲洪俊洋先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一个月前回国，在冀察政务委员会里候缺。

“我现在可不是候缺。时局一经变化，咱们懂日文特别吃香。现在北平军警各界，好几份肥缺，任我挑拣哩！”姓洪的很气魄地摇着脑袋说话。

汪一鸣连连对表兄说着“恭喜，恭喜”，向身旁的柳轻摇瞥了一眼，很想把她托他的表兄照顾，又觉得有某种程度的不放心。这时忽然传来火车拉笛声，大家你拥我挤争先进站。表兄弟俩说着话儿往前走，于木天经过介绍也认识了洪俊洋。他对这个姓洪的印象不好。感到在敌人占领北平后，人们都是心情抑郁愁眉苦脸；这个姓洪的倒象交了好运似的，说起话来笑逐颜开，便有意地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不参与他们的说话。

柳轻摇此刻情绪上也很不轻松。危难的时局对她有压力，更重要的是汪一鸣离开后，她将断绝经济来源。她和小于一样都是高中生，家庭是靠母亲一人劳动，养活她和小弟，经济很不富裕，和一鸣相识后，由他出钱供她念书，一家人的吃喝穿戴大半靠他帮助维持，满指望高中毕业后同一鸣结婚。没想到还没进到高三，鬼子兵就打进北京城来。她提着那个小手提包，无精打彩地跟着人流前进。不料经过光线稍暗的地方，忽然有个斜眉竖眼的汉子奔过来，伸手便抢她的小手提包。她惊呼一声：“有扒手！”握紧皮包不松手，她怎能是扒手的手。危急中于木天赶到了，上前来帮助抢夺。扒手的伙伴原来旁观，见此